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 
第一百四十一回 徐鴻儒下山奉偽詔 河海生盜扇得真情

話說徐鴻儒聽了余七這番話，沉吟了半晌方說道：“王守仁那裏究竟是些什麼人呢？”余七說道：“光景還是七子十三生今又到此。先是傀儡生前來的，傀儡生未來之前，徒弟已與他打了兩仗，都是大獲全勝。自從傀儡生到此，被傀儡生用了替代之法，以後便接著是有敗無勝了。若非傀儡生來，王守仁早已全軍覆沒了。”徐鴻儒道：“原來如此。但是你等卻非是七子十三生的對手。今寧王既命你前來請我，為師的也只好下山一遭，與七子十三生斗一斗便了。”余七道：“既蒙師父允諾，但不知何日下山呢？”徐鴻儒道：“事不宜遲，我今即便與你同往。”余七大喜，又謝道：“若得師父即日同行，將來大功既成，寧王登了大寶，師父自然是有封號的。”徐鴻儒道：“我今雖與你同往，我卻要先去見見寧王，然後再去吉安。你可先回大營，叫非幻務必等我到了再與敵人開戰，萬不可性急，要緊！要緊！”余七答應。當下徐鴻儒便收拾了些應帶的物件，即便與余七下山。到了半路，余七便回吉安賊營，徐鴻儒便去南昌。且說余七不日回到營中，告知非幻道人，說徐鴻儒不日即到，又堅囑他務等師父到日再去開戰，切切不可著急。非幻道人也就答應。

徐鴻儒這日到了南昌，便往寧王府而去，到了寧王府前，先與值門官說明，請他進去通報。值門官聽說，那敢怠惰，即刻通報進去，由宮門太監進內稟知。宸濠一聞徐鴻儒前來，好不歡喜，當即請他。宮門太監傳出話來，值門官飛跑至外面，將徐鴻儒引領進去。到了宮門口，復由宮門太監引入內殿。此時宸濠早已具了衣冠，在內殿恭候。一見太監引著一人進來，但見他頭戴“萬”字華陽巾，身披鶴氅，手執拂塵，背後葫蘆、寶劍，腳踏逍遙履，身高八尺，鼻正口方，兩道濃眉，一雙秀眼，頷下一部長鬚，飄飄然有神仙之概。宸濠看罷，當即降階迎道：“孤未識仙師遠臨，有失迎迓，罪甚罪甚！尚望仙師海涵纔好。”徐鴻儒亦趕忙施禮道：“貧道久仰刀歲仁慈，早思趨叩天顏，只以疏懶性成，未曾到此進見。今蒙兀歲降詔，想貧道有何德能，敢勞刀歲存注麼？”說著，宸濠就讓徐鴻儒坐下，又命人將李自然請來。

當下宸濠說道：“仙師道法高深，孤久仰之至。只以無甚借重，不敢仰請玉趾惠臨。

今者王守仁猖獗異常，不久又將孤鎮國之寶招涼珠，差派一枝梅盜去。孤此珠雖失，也算不了什麼大事，惟慮他既得此珠，必去破令徒非幻仙師所擺的非非大陣。若但是王守仁部下如一枝梅等，尚不足以為患，有令徒在此相助，他等亦無能為也。不過有七子十三生暗助與他，令徒的道法固是高深，孤亦極其佩服，但究竟不如仙師之法術高明，孤恐令徒等非七子十三生的對手，故不揣冒昧，特請令徒相請仙師下山，以助孤一臂之力。現在先封仙師為廣大真人，俟功成之後，再行加封法號。但願早日成功，俾孤得以早定大事，皆仙師之所賜也。”

徐鴻儒見宸濠已封了他法號，當下就給宸濠謝過，復又說道：“貧道何德何能，敢邀封號？第恐七子十三生神通廣大，亦非貧道所可對敵。幸而有成，貧道因不敢妄邀封號；不幸而抵敵不過，還求兀歲見諒，勿加罪戾纔好。”宸濠道：“仙師神通廣大，想七子十三生亦斷非仙師的對手。仙師而不肯為力則已；仙師而肯竭力幫助，斷沒有不慶大功告成的。總乞仙師相助為幸。”徐鴻儒聽了這番話，便高興起來，當下說道：“貧道蒙刀歲知遇之恩，不次之擢，敢不竭力相助，以效犬馬之勞？並非貧道口出大言，諒七子十三生不過聊仗劍術，妄自欺人。貧道既已到此，那怕他七子十三生，就便十四子二十六生，又能奈貧道怎樣？貧道若不將他誅戮殆盡，貧道誓不回山！干歲但請放心，只管高坐深宮、以聽捷音便了。”

宸濠聽他如此說法，又引為己任，心中大喜，復又謝道：“既蒙仙師見許，將來孤登大寶，仙師便是孤的開國元勳了。”徐鴻儒道：“貧道那敢妄想，惟望兀歲早登大寶，上順天心、下符民望便了。但貧道還有一言動問：現在刀歲大將尚有幾員？雄兵還有多少？尚請示知。”宸濠道：“孤這裏除大將鄴天慶而外，雷大春現在據守安慶，未即調回。其余能征慣戰之士，尚有二十余員，雄兵還有五六萬，仙師如需調遣，悉聽仙師主裁。”徐鴻儒道：“有此大將，有此雄兵，足敷調遣了。敢請兀歲，明日即分派雄兵五刃、戰將十員，與貧道帶去，以便隨時調用。”宸濠當即答應。徐鴻儒又道：“余七之妹秀英，現在兀歲宮中，敢請刀歲將他傳出，貧道有話與他面談。”宸濠聞言，也就即刻著人去請余秀英上殿。

登時就有太監前去。不多一刻，太監口至殿上稟道：“余小姐忽然抱病，不能起床，叫奴才給兀歲與廣大法師告罪，並道廣大法師有何話說，即請告知刀歲，俟一經病好，當于兀歲駕前領命便了。”徐鴻儒聽罷也就說：“既是他抱病在身，不能出來，倒也不必勉強，就請刀歲隨後轉告于他：叫他一經病好，即日趨趕前往吉安，貧道須要叫他聽候差遣，因非非陣內必須他前去纔好。”宸濠當面答應，一面就著人去傳太醫進宮，趕緊醫治。你道余秀英可真是抱病麼？諸公有所不知，他卻另有一副心腸，隨後自然知道。這也是明武宗氣數不該盡，宸濠終不能成其大事，所以有此一段因果。若是余秀英果真與徐鴻儒前去，雖七子十三生也不能奏效。諸君勿急，等說到那裏，自然交代出來。

徐鴻儒當日就在寧王府住了一日。次日，外面已將五刃兵挑好，十員戰將也各人預備起程。先有人稟知宸濠說：“將兵業已齊備，只候傳令開隊。”當下宸濠又將徐鴻儒請來，問道：“現在兵將俱已挑選齊備，是否仙師壓隊同行，抑令他等前去？”徐鴻儒道：“就請刀歲命眾將前行，貧道也就告辭前去。”宸濠道：“孤本當相畝盤桓數日，奈軍務日急，不敢多延。好在後日方長，俟仙師大功告成，孤隨後再慢慢領教便了。”說罷，一面傳令，命眾將即刻撥隊；一面命人置備酒筵，為徐鴻儒送行。不一會，擺出酒來，宸濠請徐鴻儒上坐，李自然相陪。宸濠又代徐鴻儒把盞，三人歡呼暢飲，好一會這纔散席。徐鴻儒即便告辭，宸濠送出宮門，方執手而別。徐鴻儒就此往吉安賊營而去。

且說河海生離了大營前往，到徐鴻儒那裏盜取溫風扇，不一日已到。當即按下風輪，隱至徐鴻儒室內，探視一番，只見有兩個小童在那裏說道：“師父昨日下午下山到吉安營裏，幫助大師兄排陣，你看師父此去，究竟勝敗如何？”那年紀稍大些的說道：“我看師父此去，定然大勝。將來大功告成，不但師父有了封號，就連大師兄與二師兄，也又有封號的。”那年紀小的說道：“在我看來，恐怕未必。你不知道，那七子十三生何等利害！即以傀儡生一人的本領，我師父尚恐敵不過他，何況他那裏有那麼許多。就便師父本領再好，到底有個寡不敵眾。”那大的又說道：“不然，七子十三生雖然利害，不過還是仗著他的劍法。須知我師父多少法術：移山倒海，撒豆成兵，七子十三生那裏有這等法術！而況師父還有一件寶貝--那柄溫風扇，只要將那扇子一搖，引出風來，那怕敵陣上有刃軍萬馬，只要受著這溫風，登時渾身發軟，困倦起來；雖平時銅筋鐵骨之人，到此也就不由自主的。有此法寶，還怕什麼七子十三生麼？”那小的又問道：“那麼這溫風扇師父帶去了麼？”那大的道：“你真糊塗，師父臨走時，不是特地到法寶房內取出來，裝在他豹皮囊內，隨身帶去的麼！”

那小的道：“無論他此去勝負如何，我總恨余七這忘八，被人殺死，我纔快心。”那大的道：“你為什麼如此恨他？”那小的道：“我自有一件事，切骨至極。”不知小童子所為何事，恨那余半仙妖道，且聽下回分解。